

走进“三个林荫道”

——解读德尼·狄德罗

门 青

(兰州教育学院 美术系,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 本文扼要阐述了启蒙思想家狄德罗提出的“三个林荫道”(即荆棘林荫道、鲜花林荫道和栗树林荫道)分别具有的特征,鞭挞了荆棘林荫道所代表的中世纪的黑暗势力,揭露了宗教的虚伪、狡诈及君主的专制、独裁;痛斥了鲜花林荫道给人们设下的美丽陷阱,矛头直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沉湎于醇酒美人之中的新旧权贵;一般地肯定了狄德罗给当时社会指明的崇尚科学与理想、民主与自由的栗树林荫道,即理性之道。作为一名被誉为“无与伦比”的思想巨匠,作为一个“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而献出整个生命”的历史巨人,狄德罗闪光的思想带给我们的永远是不竭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 狄德罗;三个林荫道;启蒙运动;理性

[中国分类号] B565.28 [文献标识码] A

“谁读这个?”^①

这的确是作为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无与伦比的自由思想家德尼·狄德罗的终生之问。正因如此,它将长久地驱使着那众多探究并破译这一问题密码的人,然而他却过早地指出:“这是徒劳的!”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博学多闻、睿智超群而具综合精神;善良坦率、自由奔放而具独立人格;既坎坷又豁达的伟人就是这样自由而坚定地带着忧郁而又伤感的心走向了由他亲手设定的“林荫道”。

狄德罗是这样一个人:一个闪现独到思想、天才预测的卓越的“无与伦比的人”^②。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而献出整个生命,那么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③同时,他也是一个不能满足父亲要求为获得生活费用而自谋出路的人;一个经常遭受打击、威胁和残酷迫害的人;一个因伟大思想而将要“入地狱”或“被烧死”的人;一个思考在十八世纪黄金时代而又死于黄金时代的人。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746—1747年以他独特而又浪漫的自由灵魂,倾诉了他的自由思

[收稿日期] 1999-10-10;修回日期:2000-03-18

[作者简介] 门青(1963-)男,甘肃正宁县人,兰州教育学院美术系教师,青年油画家。

①狄德罗在《哲学思想录》中引用柏尔修讽刺诗第一首第二行。

②歌德对狄德罗的评价,引自《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五卷第307页。

③恩格斯对狄德罗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8页。

想。他运用象征、比喻的手法，以潇洒、辛辣之笔完成了他对理想演绎和实证之路。“三个林荫道”就是他整个自由思想哲学的经典性概括。

“三个林荫道”即荆棘林荫道，鲜花林荫道和栗树林荫道。“三个林荫道”是一部自由、开放并具严格实证、逻辑、演绎的经卷，宛如光被三棱镜分析开了一样的清晰可见，把一条追求正义、探索真理之道展现在我们面前。尽管这条路上处处有危险、有伤害且艰难，但一切双方（矛盾着的双方）却是携手并肩的，因为“一切与利益有关”。^[1]傲慢、贪婪、虚伪狡猾、凶险、欺骗乃至背信弃义又是这条路上最大的敌人。

狄德罗是这样描述在人们面前延伸着的三条林荫道的：

左边一条路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实际上，它是最难走的。这是一条狭长、崎岖的小路，上面布满了令人心惊的碎石荆棘……^[2]

在荆棘林荫道上，人们会发现苦行者的粗毛衬衣、苦衣、苦鞭假面具、虔诚的幻想集、神秘的装饰品、保护长袍不沾污点的秘诀，以及我不知道的许多关于裹紧包头带的训令。^[3]

中间一条路宽敞、惬意、铺满鲜花；它坡度平缓。沿着它走自然会感到舒适；而且，这还是一条近路，其实远点也没有什么；因为它讨人喜欢，所以，人们也不会由于它过长而恼火。但是如果旅行者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如果他万一仔细看看这条路就会发现它高低不平、弯弯曲曲、并不安全。他会感到坡陡；他会发现鲜花下面的悬崖；他害怕失足摔下去。^[4]

鲜花林荫道上铺满纸牌、骰子、金钱、宝石、装饰品、神话传说和各种传奇故事：这就是绿荫之床。在那里仙女的美貌或者被忽略了，或者还起作用，反正没有一点残忍的迹象。^[5]

右边是一条幽暗的林荫小路，路两旁是栗树、沙滩，它比荆棘小路舒适，但不如鲜花林荫道讨人喜欢。这条路比荆棘小路和鲜花林荫道都安全，但是，当它上面的沙都变成流沙时，沿着它走到头是很困难的。^[6]

在栗树林荫道上，可以找到地球仪、水晶石、望远镜、书籍、林荫和幽静。^[7]

三条林荫道不是平行的，而是从同一个圆点向外延伸。然而，他们有时却是平行的，交叉的，相近的甚至是纠缠的。实际上这恰恰是狄德罗要实证和演绎的逻辑定式。

在这里，狄德罗主要描写了这样两种人，即：上帝（帝国君主）和士兵（宗教信仰徒），并评论一部《法典》（即《圣经》）。狄德罗巧妙地用《法典》把这两种人交织在一起，以暗示、象征、驳论和讽刺来证明这三条道路的实质内容并指出了理想的终极目标。

一、荆棘林荫道

这条路是最难走的。上面布满了令人心碎的沙石荆棘，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却是“最恶劣的种族，傲慢、贪婪、虚伪、狡猾、记仇，尤其是好战……”^[8]

首先，狄德罗道明了人们要去的目的地是“圣殿”。在那里接受“他（上帝）的惩罚或奖励，并且人们必须遵守这样一个原则：‘盲目前进，用包头带蒙住眼睛。’否则就会受到惩罚。然而人们这样做并不是自愿的，而是因为有一个‘契约’。‘契约’却是在人们连‘是醒着还是睡着’都不记得时由安插到‘我们’身边的‘两位证人’实现的。狄德罗根据这一逻辑演绎来描述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

据说 他居住在一个辉煌灿烂、富丽豪华的地方……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去的地

方。君主的圣殿是我们陆续走去的总目标。据说,根据我们在路上所表现的善行或恶行,我们将在那里得到奖励或惩罚。^[9]... ..

我们是天生的士兵;但是我们应征入伍的方式是再奇特不过的了:我们睡得很熟,以至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记不得当时是醒着还是睡着。这时,人们把两位证人安插到我们身边;然后问我们是否愿意应征;证人同意了,便在契约上签了字,我们就成了士兵^[10][即信教的基督徒——引者注]

根据规定:“一块包头带,一件长袍或白色女式短上衣”作为军服。士兵的义务就是“扎好包头带[暗喻基督教的清规戒律——引者注]”,用“布条蒙住眼睛,盲目前进”,并“保护长袍别沾污点”。

你沿着一条陌生的道路,穿过荆棘,使自己被划伤。你对你所寻找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了解;在这条路上,你不是照亮自己的行程,而是设立了这样的法则:盲目前进,用包头带蒙住眼睛。^[11]... ..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狄德罗形象地描绘了这样一种道路:即人的原始的自然状态被基督教改变以来人类就艰难地行进在一条愚昧、黑暗的荆棘路上。很显然,由权力、法则、欺骗、伤害并“充满信心”所交织的复杂关系就足以构成这条路的重大起因和过程,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契约”社会。

启蒙运动的另一代表,狄德罗的亲密朋友让—雅克·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早就阐释过契约社会的本质特征,他说:“人是生而自由的。”(《社会契约论》第19页)因此,任何强权都不可能是合法政权的根据,只有人的自由意志才是构成人类前进的基本准则。社会契约的要旨就是要人人把自己一切权力出让,所以人又往往处在枷锁之中——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异化现象。“一切与利益有关”正好是这一契约社会的现实写照。因此,行进在这条路上的士兵,将毫不犹豫地“向圣殿”走去,即使道路艰难,还仍旧毅然决然并遵循训令,其结果仍只能是被欺骗并遭受无尽的创伤。

在这里,狄得罗给出的“证人”至关重要。他是一个典型的而又杰出的“托儿”,他象幽灵一样游荡于君主与士兵之间,同时也是签订契约的直接经手人。他不仅出卖了那些本该享有自由的善良的人们,也出卖了自己。于是人们不得不在这条“陌生”而又“最难走的路上”;人们不仅“对自己所寻找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了解”,反而还要坚信“越看不清就越能笔直前进”。

一开始,狄德罗就说了,人们要去那个“圣殿”;在那里接受“奖励或者惩罚”。我们知道,狄德罗提出的这一假设,实际上是对他早在为《百科全书》所写的伊壁鸠鲁主义的条目里提出的“我们是怎样考虑神的?”^[12]那个“神”所提出的质疑,进而阐明神人关系。这也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的立场声明!他认为必须抹除神的阴影,必须面对自然,倾听自然的声音,从而获得真理!并以此来证明一切专制权力以及不平等的社会契约都是荒谬的。正是这种荒谬才束缚并破坏了人们追求真理的社会理想,从而使人们灵魂扭曲,道德沦丧。

“荆棘林阴道”就是这样一个逻辑过程,在一种由君主、士兵与证人组成的契约社会中,士兵们迷惘而又痛苦地“朝上帝走去”。这也是狄德罗探索真理的开山之路。

二、鲜花林阴道

如果说荆棘林阴道是盲目、曲折并由欺骗和残酷构成的一条迷茫之路的话,鲜花林阴道则是一种充满着强烈诱惑、享乐和糜烂之途。在这里,人们相互欺骗,“隐私、贪财、纠纷、献

媚、私通、嫉妒¹¹³是他们的一切。

那里与其说是一条林荫道，不如说是一个大花园，那里的一切使人心旷神怡。与鲜花点缀的花坛相接的是大片青苔地毯和百条小溪在其间流过的碧绿草坪。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中，千条道路纵横交错，置身于其中，真不失为一种乐趣。除此之外还有可供藏身的灌木丛和茂密的绿篱。^[14]

人们在那里建造了一些不同用途的房子。在一些房子里，放着布置考究的餐桌和装有美味葡萄酒和甜酒的食品柜；在另一些房子里放着摆满纸牌、卡片和硬币的桌子，还有游戏赌盘以及一切消遣所必需的东西。

.....

在一些阴暗的小屋里，摆着宽大柔软的长沙发，你一定能想到它的用途……人们如此经常地更换这些沙发，好像这是唯一使他们劳累的工作。^[15]

公共图书馆里充满从阿那克里翁到马里沃的所有爱情故事和神秘传说……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贪婪地阅读萨杜尔南老头的风流韵事。^[16]

(这里的女人)她们善于献媚，充满热情，并以此取悦于人。一个女人以有众多的迷恋者为荣，并且愿意众人都知道；另一个女人以使许多人幸福而感到快乐；但是她们的幸福必须是不为人们所知的。^[17]

(年轻男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一无所知，但却无所不谈。他们议论琐事，神情微妙。他们打败对手，巧妙地引诱美女。他们刚刚开始严肃的推理，却又转入风流韵事的叙述……然后，他们又突然停下转而谈论政治，经过深刻的思考而推论帽子、长袍、中国的奇丑男人、克林塞斯特德的裸体、撒克逊的大碗……^[18]

“鲜花林荫道”是狄德罗描绘的情况最复杂最具象征意义的一条道路。在这里，人们就象是“迷途的羔羊”。这正像他所说的那样：“私通建立了它的王国”。^[19]

狄德罗在这样一个“王国”里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人除了自私自利、虚伪、享乐和容易堕落外，还有另一面即：德性、良知和仁爱直至追求自由和理想的崇高本能。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人堕落？又是什么败坏人的这种本能呢？他说，“法则”的好坏能够对人的行为起决定性的作用。很显然，在这个“王国”里人们接受的是一种坏的，并足以摧毁所有的理想追求的“法则”。于是享乐、好色、无聊像糜烂的毒素一样在蔓延。男人们一边在虚伪的“相互憎恨，但却以礼貌相待”；一边尽情地谈论“风流韵事”、“诽谤女人”却又“巧妙的引诱美女”。而女人们以尽情“献媚”、“取悦于人”为职业；“一个女人有可能向一千个情郎表示爱情，但是，可能只爱一个人；另一个女人以爱的希望勾引一个情郎，而对其他一百个情郎也并非冰冷相待²⁰”。并且，“这些都是谁也不会保守的秘密²¹”。在这里，爱情传递，媚态娇颜，到处洋溢着欢乐，到处布满陷阱。人们整天谈情说爱，却又时时心不在焉。“尽管人们更注重实践而不是理论，但是，他们认为一点也不能忽视理论……人们老是欢笑，很少思考²²”。这里，“所有的旅行者都倒退着走²³”。由此看来，一切都已十分清楚了：行进在这一条路上的人是一群即将腐烂的空壳。精神贫乏，道德沦丧已证明了他们是没有理想和灵魂的族类，没有思想的幽灵。这是极其可怕的。

这时,我想起了十八世纪法国另一个著名的哲学家,无神者拉美特利的话,“我小心地考察我们是什么,发现我可以设想我没有身体,可以没有我所在的世界,也没有我所在的地点,但是我不能就此设想我不存在。相反地,正是从我想到怀疑一切其他事物的真实性这一点,可以非常明白、非常确定地推出:我是存在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一旦停止思想,则纵然我所想象的其余事物都真实地存在,我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存在,由此我就认识到,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第148页)这里的“我”就是我们人类,“实体”就是思想和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讲,思想则是我们寻求真理和光明的起点和坐标,一旦思想停止,人类将会颓废、灭绝。

狄德罗正是以这样的启示和象征深刻并富有戏剧性地假设了这三条道路中的唯一的“一条近路”,来证明人性的脆弱性和异化过程,从而为人们拨开了层层迷雾。1749年6月狄德罗给伏尔泰的回信中曾写道:“不要把毒芹当香菜。”(《狄德罗全集》第19卷422页),这也足以表明狄德罗本人对“鲜花林荫道”的警觉和深恶痛绝。

三、栗树林荫道

如果说“荆棘林荫道”是一条狭长、崎岖的小路,“鲜花林荫道”是一条铺满鲜花的近路;那么“栗树林荫道”则是一条舒适的“幽静的林荫小路”;然而,要“走到头是很困难的”。栗树林荫道很像希腊柏拉图学园。狄德罗说:

房屋建造得雅致甚于华丽,房间不大但舒适;家具简单而整洁,摆着少量的书籍,客厅装饰着苏格拉底、柏拉图、阿提库斯和西塞罗的半身像;房间一头通向一个院子,这个院子既非树林、又非草地,也不是花园;而是三者的综合。^[24]

在这条路上的大部分士兵都是步行的。……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存在者。他们承认唯一存在者的存在;但是,这个在思想着的存在者,就是他们自己。^[25]

他们根本没有包头带,因为他们确信两只好眼睛足以引路。^[26]

那里人很少,如果你要找到打算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头的人,大概人数还要少。^[27]

“栗树林荫道”显然是狄德罗的理想王国。那里有苏格拉底、柏拉图、阿提底斯和西塞罗等人,那里是自由者、思想者的乐园。我们知道,狄德罗是终生向往自由的。只有在这里一切思想才有可能长上翅膀,去自由飞翔,也只有在这里,思想的结果才可能产生并由此走向光明。这是一条思想之路。

在这一条路上,狄德罗为我们人类探索真理提供了一简单而深刻的背景:“地球仪、望远镜、水晶石和书籍等”,这就说明了人类在行进道路上必须是科学的、思想的。他主编的《百科全书》正是这样广泛传播科学文化,启迪人们思想,从而去接近理想、探究真理的证明。同时,他还说,当这条路上的“沙都变成流沙时,沿着它走到头是很困难的”。这无疑暗示了人类为探求真理必定要花巨大的代价,必然要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路。在他的实验哲学中,认为实验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且“拥有最后的发言权”(《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五卷351页),同时可以实证所怀疑的一切。因此,要懂得人们对真理法则的钻研和探索就必须是科学的、思想的,只有这样彼此相辅而行,才能将人带到真理面前。他的这一学说恰恰证明了“栗树林荫道,根本就不是为那些离开手杖就不能行进的人们准备的”,^[28]而是为那些懂得用“好眼睛足以引路”的人而设的;为“承认唯一存在者的存在”、“在思想着的存在者”而铺设的。

在‘栗树林荫道’中，狄德罗假设了一个理想的民主、自由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充分体现了启蒙运动的思想：人人自由而平等。因此，人们观点的分歧也丝毫不会破坏友好的交往和道德水平的升华；人们相互攻击，但并无仇恨，尽管深研博学，但并非吹虚；人们相互争论、驳斥、批判、论理从而使黑暗与光明、灵魂与肉体、感觉与思想、真理与谬误在数理式的逻辑分析中浮出水面，打开了束缚人的自由思想的枷锁，开辟了追求理想，捍卫真理的广阔道路，从而也证明了存在于人的本质中那种呼唤真理正义的内在要求，存在于灵魂深处的那种坚定信念的人格精神。因此，‘栗树林荫道’才真正是人最终要到达的道路，并属于那些真正具有理想，富有道德和责任、寻找光明的人！

四、小 结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三个林荫道是证明和推导关于人的三种道路，也是人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实证之路。尽管它们有时是相互关联的、相互纠缠的，但理想和真理最终将会昭示人们迷茫的步伐！

如果说荆棘林荫道是忍受着不断划伤的痛苦的人们为寻找黎明而付出的最初代价，那么‘鲜花林荫道’同是人在旅途中遇到的可怕陷阱和最大的考验，只有到达‘栗树林荫道’上的人们才会最终获得通向光明的入场券。事实上，‘荆棘林荫道’和‘鲜花林荫道’也分别代表着由上帝占支配地位的黑暗的、中世纪社会和由资本占支配地位的人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栗树林荫道则代表超越商品拜物教的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一个个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缺乏或丧失这样一个个人理想、民族理想、国家理想，那肯定将是一种灾难。狄德罗和他的同时代的思想家正为资本的理性王国的实现而努力。历史已证明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在人间建立是多么困难，同时，历史也铭记着他们对人类命运的极大关注和所寄予的极大热忱。

一般认为，狄德罗是从有神论到自然神论再转变为无神论者。狄德罗极其憎恨宗教迷信对人性和人的精神的束缚，憎恶政府的封建专制对人的残酷迫害和奴役。历史表明，任何黑暗的反动势力都不能妨碍一个伟大的自由思想家，一个心灵的伟大导师，一个启蒙运动的哲学巨匠对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和真理的追求。狄德罗他那伟大灵魂也决定了他那伟大理想。

三个林荫道正是这个灵魂的思想漫步，也是一个孤独、伤感而极度忧郁的精灵的艰难跋涉。它从一个林荫道转到另一个林荫道，反反复复地体察、验证。一个伟大灵魂在林荫道最远的边缘地带听到了另一个伟大精灵的声音：“我感到很反感，只是为了捍卫真理！”²⁹¹

在某种程度上讲，狄德罗一生体验了两次监狱生活，一次是因写《论盲人书简》而被关入文森监狱约三月之久，而另一次却是自愿地走进了由他自己设置的“监狱”——自己的阁楼，长达三十余年。这很像他的‘栗树林荫道’。如果说，“三个多月”是他自由思想的开始，那么“三十多年”则是他自由灵魂飞翔的全部历史。他对真理始终不渝，毫不动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表现出了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理想。

狄德罗的一生是在一种巨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度过的。从路易十四的‘独夫专制’而导致的‘法国是一个百病丛生的身体’（孟德斯鸠语），到路易十五胸无大志，不理朝政而终日沉缅于醇酒美人之中的上层社会生活，再到生性怯弱、受人摆布，无力治国的路易十六，使整个十八世纪法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陷态势。因而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以封建君主、贵族、教会为主的专权阶层，他们相互勾结，互相包庇，他们一面立誓禁绝尘世的享乐，一面却

贪婪地聚敛财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在精神上,他们宣扬基督教的道德,要人们放弃人生的欲望,忍受尘世的痛苦。而他们却整日沉湎于醇酒和美人之中,崇尚于贵族生活中的“洛可可”风就是典型的体现。矫揉造作,脂粉华丽,风流艳事,到处都显现着蓬芭杜夫人的时髦。

在这样一个荒谬而又平等的社会前提下,这些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无论是孟德斯鸠、伏尔泰、让·雅克·卢梭还是拉美特利、爱尔维修、狄德罗,他们都自觉地以十八世纪的法国为实验场,以人本为出发点来实证人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在自然状态的契约社会中的至上性,论证神学、宗教、专制是一种怎样的破坏人类自然状态的邪恶势力,其目的就是要将一种人类对自身思考的理性原则带入社会结构。从而使人们懂得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建构中又处在锁链的何种位置?狄德罗正是以这样的理性思考和对人的终极关怀来构造自己的伟大理想的。

“栗树林荫道”正是狄德罗用智慧的巨手,拨开了缠绕在人类与人类社会上空的迷雾,为我们指出的理性之道。当他完成了这本经典之作,并重申“谁读这个”;这又正是一个伟大灵魂在灵魂与灵魂,思想与思想深处的独白。同时,它将加快人类历史前进力量的步伐。就在他死后的八年,波旁王朝的末代国王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

“哲学不是给予,它只能唤醒”^[30]。在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告慰狄德罗老人,这并不“是徒劳的”,它将长久地存在于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之中。

[参 考 文 献]

- [1][13] 狄德罗. 怀疑论者的漫步[M]. 上海:三联书店,1989. 83.
- [2] 狄德罗. 怀疑论者的漫步[M]. 上海:三联书店,1989. 72.
- [3][4][6] 狄德罗. 怀疑论者的漫步[M]. 上海:三联书店,1989. 73.
- [5][7] 狄德罗. 怀疑论者的漫步[M]. 上海:三联书店,1989. 74.
- [8][11] 狄德罗. 怀疑论者的漫步[M]. 上海:三联书店,1989. 76. 122- 123.
- [9][10] 狄德罗. 怀疑论者的漫步[M]. 上海:三联书店,1989. 68- 69.
- [12] 狄德罗,狄德罗全集:3卷[M]. 252.
- [14][19] 狄德罗,怀疑论者的漫步[M]. 上海:三联书店,1989. 148. 149.
- [15][16] 狄德罗. 怀疑论者的漫步[M]. 上海:三联书店,1989. 150- 151.
- [17][18][20][21] 狄德罗. 怀疑论者的漫步[M]. 上海:三联书店,1989. 151- 152.
- [22][23] 狄德罗. 怀疑论者的漫步[M]. 上海:三联书店,1989. 151.
- [24][25][26][29] 狄德罗. 怀疑论者的漫步[M]. 上海:三联书店,1989. 51. 116. 114- 115. 133.
- [27][28] 狄德罗. 怀疑论者的漫步[M]. 上海:三联书店,1989. 111.
- [30] 雅斯贝尔斯,哲学导论[M]. 1971. 13.

[责任编辑:孙功达]